

В·别里亚也夫 М·卢得尼茨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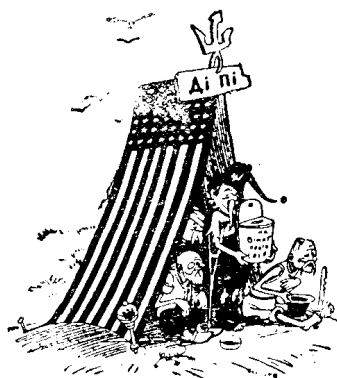


在外国的旗帜下

群众出版社

在外国旗帜下

B. 別里亞也夫 M. 卢得尼茨基著
于浩成 聶崇厚 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957年11月

內 容 介 紹

本書根据大批文献資料，叙述了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乌克兰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分子的駭人听闻罪行和血腥勾当，揭露这些民族敗类一貫在外国的旗帜下无耻地出卖民族的利益。这本乌克兰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分子的罪行录，令人信服地告訴我們资产階級的民族主义的反动本質以及坚持无产階級的民族团結 和 国际主义立場的重要性。

在 外 国 的 旗 帜 下

B·別利亚也夫 著
M·卢得尼茨基
于浩成、聶崇厚 譯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总)30(文)22开本787×1092¹/₂₇印張8²/₂₇插頁8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6000印数00001—18,000册

定价(6)0.80元

誰要是想为无产階級服务，他就应当把各国的工人团結起来，不屈不撓地与“本国的”和国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列 宁

編 者 的 話

這本書敘述了現在為美國情報機關服務的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駭人聽聞的罪行和血腥的勾當。

“在外國的旗幟下”這本書里的文章是由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弗拉基米爾·別利亞也夫和國立里沃夫大學的一位最老的教授米哈依爾·盧德尼茨基兩位作家撰寫的。他們這本書是根據大批的文獻資料寫成的。盧德尼茨基教授始終住在里沃夫市，曾經多年參與過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的報刊工作，後來毅然與之決裂，因此他有可能親身觀察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首腦的行為。他親眼見到他們在最近幾年來所進行的無恥賣國勾當。

在弗·別利亞也夫和米·盧德尼茨基的文章中只敘述了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的某一些黑暗勾當。作者幾乎沒有提到這些烏克蘭人民的最凶惡的敵人在國內戰爭時期所起的破壞作用。這個問題將由專門的書籍加以闡述。作者在本書內只敘述了在烏克蘭西部各省所發生的一些事件。

這些地區在1939年秋被蘇軍解放並重新併入蘇維埃烏克蘭以前，是受外國占領者所統治，被迫從烏克蘭領土上分割出去的。1918年以前，當時被稱之為東加里西亞的烏克蘭曾經加入奧匈帝國，後來又受到波蘭貴族的統治。

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王朝和波蘭的貴族們，曾經壓迫過西烏克蘭人民，殘酷地摧毀過他們的民族文化，並阻撓他們爭取自由。他們把西烏克蘭變成為自己的殖民地，而烏克蘭人則淪為毫無自由的奴隸。

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曾經為奧地利人，隨後又為波蘭的殖民者充當過忠實的奴仆。他們曾經助紂為虐，奴役烏克蘭人民，對他們進行窮凶極惡的壓榨。貴族波蘭的反動統治者依靠着他們的幫

助，把西乌克兰变成了准备进攻苏联的跳板。

当时里沃夫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头子聚集的中心，那里聚集着无数被驅逐出苏維埃乌克兰境外的乌克兰人民的叛徒。他們曾經在貴族波兰統治者的卵翼下，奉保安队（暗探局）和帝国主义情报机关之命，在里沃夫进行反乌克兰人民的阴谋，从事間諜活动，背叛并出卖苏維埃乌克兰。

早在法西斯德国瘋狂地进攻苏联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就与盖世太保和德国情报机关相互勾結，并且直接参与了希特勒的冒險准备工作。他們的双手染滿了千百万乌克兰人的鮮血。

本書很大篇幅是揭发斯·班杰拉、阿·梅里尼克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匪徒在偉大的卫国战争期間所进行的叛逆活动的。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在那些年中所发生的事件不甚了解的讀者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分子所允諾的“乌克兰独立国”在希特勒劊子手們的鉄蹄下遭到了何等下場，这些叛徒和制造血腥事件的能手又如何充当了劊子手們的忠实奴仆和帮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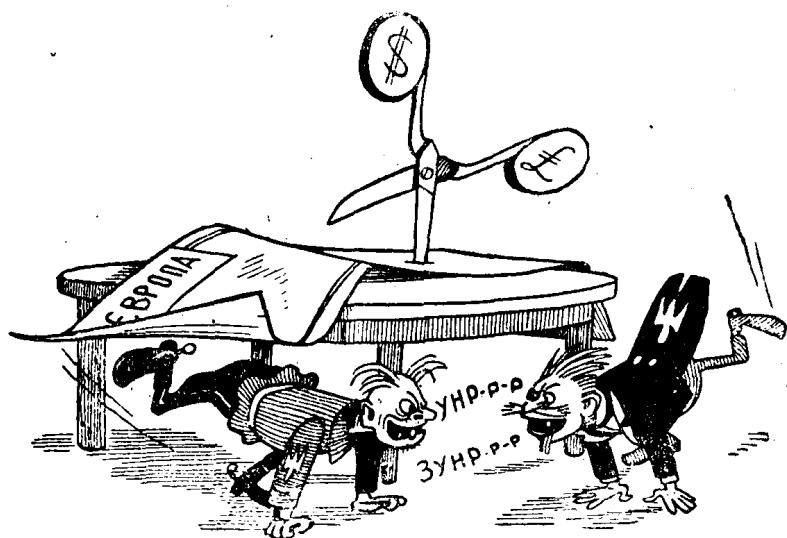
苏維埃人民战胜了希特勒德国以后，为历史所唾弃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就藏身在大洋彼岸的間諜和杀人凶手的巢穴中。現在，美国反动集团称他們为經過选拔出来的人員。特別是不久以前，美国議員們又給他們撥款一亿美元，以便进行反对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破坏活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新主子——美国情报机关——正在西德、西奧地利及海外等地訓練他們成为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以便把他們派遣到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陣营中的其它国家中去。

乌克兰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分子和他們的主子的一切反苏阴谋，都破产了。今后还将繼續遭到失敗。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設着幸福生活的全体人民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

目 录

編者的話

在叛逆的策源地·····	(1)
“向东方进军”的开端·····	(20)
“分而治之”·····	(39)
有利的神話还是狡猾的伪装? ·····	(50)
“第三帝国”的救命恩人·····	(63)
伏列茲基山谷之謎·····	(78)
間諜世家·····	(102)
逃出要塞·····	(125)
在梵蒂岡的秘密庇护下面·····	(144)
投机分子找到了新主人·····	(169)



在叛逆的策源地

在人类許多世紀的历史中記載着不少祖国叛徒的名字，他們的血腥事件被人咒罵为最可耻的罪行。在这些叛徒中間，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首脑們應該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人民的叛徒們开始企图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他們的政治面目和道德面目就已被揭穿了。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認為，乌克兰一經脱离俄罗斯，就能成立“乌克兰独立国”。他們断言，德、奥军队依靠他們的帮助，才能順利地进行这种斗争。他們依靠着德国和奥国总参谋部的物質援助，为此建立了乌克兰解放联盟。这一联盟的組織者和它主要的鼓舞者邓佐夫的政治面貌究竟如何，我们以后将詳細加以叙述。

乌克兰军队在俄国前綫一开始就吃了几次敗仗，俄国军队又炮攻里夫夫，因此所有那些多少有点声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不得不从加

里西亞逃到維也納。維也納是個麥加（注一），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最著名的活動分子都往那里投奔，以便學得些煽惑與欺騙人民的秘訣。為在烏克蘭居民中進行反俄宣傳，還在那里創辦了民族主義的報刊。

耐人尋味的是，戰爭一開始，里沃夫的民族主義分子就在奧軍司令部的贊許下準備好了傳單，企圖當奧軍沿着烏克蘭的領土向前推進時，在烏克蘭人中間散發。當俄國軍隊進入里沃夫時，結果是普羅斯維特民族主義協會的頭子們得到了運送這些傳單的全部車輛，在他們倉卒逃往維也納的時候，把傳單扔掉了。在這些傳單中，烏克蘭解放聯盟號召烏克蘭人，在茲布盧奇河（注二）彼岸“協助無敵的奧軍實現崇高的意志……解放烏克蘭”，此外還號召烏克蘭人參加烏克蘭塞奇射擊隊。（注三）

烏克蘭塞奇射擊隊是加里西亞的民族主義頑固分子所培養出來的，由烏克蘭資產階級子弟所組成的一支軍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響起以前，烏克蘭資產階級各黨派的活動分子就有建立這樣一個戰鬥軍團的念頭。這些黨派的首腦——奧國國會議員、律師、銀行經理和神職人員，都是奧國王位的忠實奴仆，但是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面目，便經奧軍總參謀部的同意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蘭黃旗幟下露了頭角。他們以為，俄羅斯的烏克蘭人會相信他們是拯救自己的“同鄉——解放者”。

烏克蘭的塞奇射擊隊所扮演的卑鄙角色，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日子里，就已原形畢露了。這些兵痞們曾經支持過所有力圖撲滅烏克蘭人民解放熱潮的反革命分子。為了保護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幫助過以烏克蘭地主格盧雪夫斯基為首的中央拉達、彼得留拉和維尼琴柯的資產階級政府。這兩個人曾經在艱難的日子里，當整個蘇維埃國家經受着反對白匪和侵略者的戰爭考驗時，迫使烏克蘭

（注一）麥加：伊斯蘭教的聖地，此地為借喻。——譯者

（注二）茲布盧奇是把烏克蘭分為東西兩部分的河流。1939年秋以前，茲布盧奇河為蘇聯與貴族地主波蘭接壤的國境綫。

（注三）塞奇，中世紀烏克蘭哥薩克軍事組織。——譯者

脫離了俄羅斯。

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自命為“獨立國國民”，不願與俄羅斯結成聯盟，然而為了貪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一些小恩小惠，竟毫不猶疑地與烏克蘭最凶惡的敵人——曾被帝國主義國家組織起來向莫斯科進軍、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前沙皇將軍鄧尼金結成同盟。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思想理論家認為，支持烏克蘭的劊子手，前沙皇將軍，哥薩克的統帥斯闊羅帕得斯基是他們的天職，僅僅是由于在他的背後有企圖奴役烏克蘭的德國侵略者為他撐腰。

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那妄誕的掠奪計劃以徹底破產而告結束：塞奇射擊隊與彼得留拉一同被驅逐出了烏克蘭境外。

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最后一屆丑劇式的政府是在1918年10月20日由當時的執政內閣推舉出來的，政府成員中包括城鄉資產階級的代表。這時短命的哥薩克統帥斯闊羅帕得斯基已經跑到柏林去了。奧匈帝國崩潰以後，所謂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在加里西亞成立了。該政府就是由那些為爭取“烏克蘭獨立國”，而把奧國軍隊和塞奇射擊隊一齊送上前綫的奧國國會議員組成的。為了作廣告，使“獨立”兩字能夠盡量地叫得响亮些，基輔的民族主義分子政府的殘余宣布第聶伯爾和加里西亞兩個共和國統一。這種統一是建築在沙灘上的，因為無論是彼得留拉分子還是在這個虛構的國家中盤踞領導地位的加里西亞人，都日益感到自己腳跟不穩了。

1918年10月22日，由美國資產階級武裝起來的貴族地主波蘭的軍隊占領了里沃夫。盤踞在當地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決定派遣特命使節團出席巴黎的和平大會，委托它表達西烏克蘭居民的“願望”。基輔的執政內閣也派遣了同樣的使節團去到巴黎。

基輔的民族主義分子首腦為了逃脫人民對他們的懲罰，首先把從各銀行掠奪來的外匯塞滿了腰包。他們印刷了好幾百張出國護照，並且冒充外交人員，企圖利用國際法中有关外交人員不受侵犯的特權。民族主義分子為了要維持自己在巴黎以及歐洲其它國家首都中的威信，便聲嘶力竭地叫喊說，“烏克蘭的國民軍”（即民族主義分子的武裝匪徒）似乎正在勝利地與布爾什維克進行着鬥爭，馬上就要占領

整个乌克兰了。

这样，基輔和里沃夫几乎在同一个時間都忙着派遣两个民族主义分子的外交使节团去巴黎。在这些冒名的外交官当中，有德帝国主义的著名走狗、职业暗探，甚至还有沙皇的官僚。他們当中有許多人肯定地說，他們在巴黎有着“关系人”，这些人当然可以为这班既不懂外文，又没有掌握打开“秘密之門”的技倆的、毫无經驗的外交官效劳。

那几年法国比讓的反动政府倒也乐得迎鬼上門，只要这些魔鬼真能够自称是布尔什維克的死敌。但这次它却不得不拒絕給基輔和里沃夫“使节团”的某些人签发护照，因为这些人充当德国間諜也未免太露骨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十多个德国間諜混进了巴黎。

两个民族主义分子“政府”的外交官一到巴黎，首先就想試驗一下，看看協約国的各国政府既已听到他們願意和布尔什維主义进行搏斗，那么究竟将怎样来款待他們。德帝国主义的同謀者肯定地說：“一切都是布尔什維克的过錯”。布尔什維克的过錯，就在于他們阻止了一切冒名的哥薩克統帥和头領們依靠德国刺刀来建立“乌克兰独立国”。布尔什維克的过錯，就在于把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那几年所寄托的主要希望——德国侵略者从乌克兰的領土上驅逐出去了。

民族主义分子的外交官員們在巴黎准备进行活动，开始就在貴族区的拉別烏茲街租下了豪华的房屋，雇用了專門的翻譯和打字員。基輔和加里西亚的代表团在形式上是統一了，但是他們只能在一种情况下行动一致：怎样才能快些把布尔什維克从乌克兰赶出去，并且为此目的向新欧洲命运的主宰——巴黎的“和平創始人”請求救兵。

巴黎和会的領導集团認為，乌克兰問題过于錯綜复杂，因此如果把它作为俄罗斯問題，把加里西亚作为已經灭亡了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遺產，加以个别处理会更加有利得多。这种看法使茲布卢奇河两岸的外交官的意見更加分歧，他們憤憤然地一口咬定了“乌克兰独立国”这个名詞。他們向法、英、美政府求救，企图恢复已經被乌克兰人民歼灭了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軍隊。这些外交官在他們那带有煽动性的、喋喋不休的空談中，千方百計地隱瞞一个情况，那就是他們的政

府实际上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毫無勢力，而那里的蘇維埃政權却越來越巩固了。他們的外交報告還沒有獲得答复，就被和會的秘書們歸入檔案了。

在巴黎碰了一鼻子灰而垂頭喪氣的烏克蘭“獨立國國民”，在開始傾听形形色色的政界“消息靈通”人士的“冷靜”勸告。有些民族主義分子企圖和沙皇的外交官接近，而另一些人則效法彼得留拉，向一些吹噓與法國貴族關係密切的波蘭小貴族集團求援。果然不出人意料，基輔和里沃夫的“外交使節團”很快地便相互猜忌起來，彼此懷疑對方的背信棄義行為，并偷偷地向法國外交部的凱·德奧爾賽和巴黎和會主席克雷孟梭分別提出备忘录。彼得留拉分子宣稱，只有他們才有權利代表“烏克蘭拉達”說話。加里西亞人斷言，對東加里西亞問題，唯有他們才有權利過問，因為這塊領土過去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駐巴黎的波蘭代表們便利用這些矛盾，把自己的女間諜安插在加里西亞使節團里充當打字員，又收買了郵政官員，而這些人便把全部由巴黎到維也納的郵件都轉交給了波蘭代表團，因此他們對這個使節團的全部檔案都十分熟悉。

在巴黎和會的開會期間，民族主義分子的外交官們僅僅有過那麼唯一的一次機會，見到了“歐洲命運的主宰”。有一次，克雷孟梭和勞合·喬治因貴族地主波蘭的過分要求而爭吵不休時，才決定听取一下“烏克蘭人民代表們”的意見。加里西亞和彼得留拉的外交官們都爭先恐後地奔往法國外交部。在長長的會議桌上只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讓你們在布爾什維克與波蘭中間任意挑選一個的話，那末你們要選擇哪一個，跟誰合併？”

“我們要獨立，”民族主義的奴才們裝腔作勢地說道。

“答非所問，”法國首相克雷孟梭聲色俱厲地說道，而談話也就到此結束了。

過了些時候，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顯然已經是走頭無路了，彼得留拉的一個顧問使出了個主意：聘請波蘭駐梵蒂岡使節團團長米哈依爾·提希凱維奇伯爵，擔任駐巴黎的彼得留拉使節團的團長。採取這

个步骤的目的在于拉拢波兰贵族。

提希凱維奇伯爵，波兰人，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指望假借扮演乌克兰爱国志士的角色给自己增添点光彩。他的两个兄弟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位都很高。提希凱維奇伯爵經羅馬教皇的亲信推荐，充当了乌克兰驻法国的代表。

这是法国教权派向有势力的政客推荐的。伯爵找到了法国国会的两个議員，他們答应提出有关“乌克兰独立国”的問題来。在他們虛伪的发言中談到，“乌克兰人”疲憊了，精疲力尽，正在退却，但在有些地方也还打败过布尔什維克，因此必需尽快地給予他們以道义上的帮助，承認他們的独立，派遣民事和軍事的使团前往乌克兰，供应民族主义分子衣服、鞋子、武器、藥品等。“在乌克兰，”这些議員們說道，“人們还没有忘記，敖德薩是法国將軍德里巴斯奠基的，它是法国工程师建設起来的，由偉大的法国人黎雪里点綴起来的，而黎雪里曾經与沙皇亚历山大有过交情……”

提希凱維奇伯爵向法国人下过保証，在乌克兰的农舍里至今还挂着拿破崙的肖像，农民們只期待着法国人的到来，以便起来反对俄罗斯。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对波兰伯爵的这种行徑頗为滿意，伯爵自己也当真相信过，两个天主教国家——法国和波兰有力量帮助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基輔安插自己的酋长，无疑酋长将同意把正教改为天主教……

我們所談的只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二十年代中所犯的罪行的大致輪廓。下面我們將恰如其分地描繪一下这些卖国贼和叛徒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的面貌。

*

*

*

1941年初所有逃避乌克兰人民懲罰的民族主义匪徒，在被德軍占据的波兰領土上召开了會議，即所謂的第二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

所有与会的匪徒們，向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个首脑，乌克兰法西斯主义的“理論家”，乌克兰人民最老牌的、最无耻的叛徒邓佐夫致

敬。

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兰黄色的匪帮这样尊敬邓佐夫呢？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奥国国会议员、形形色色的列维茨基分子、特利里奥夫分子和瓦梁里公爵之流的人，把加里西亚的青年交给德、奥将军去训练时，季米特里·邓佐夫便对这些青年们进行了思想训练。

邓佐夫是个老奸巨滑的政治阴谋家，典型的民族主义的市侩，在俄国1905年的事件发生以后，他便侨居在国外。他在瑞士逗留了一个时期，便选择了里沃夫做为自己的定居之地。邓佐夫很巧妙地将对俄国沙皇制度的假猩猩的仇视与对奥国政府的忠顺态度结合了起来，奥国政府当年也曾乐于保护俄国的政治逃亡者。

以邓佐夫、斯闊罗匹斯—伊奥图霍夫斯基和巴索克·密連涅夫斯基为首的，由西方强情报机关所建立起来的乌克兰解放联盟完全是名不符实的，它从来没有为乌克兰的利益服务过，而一直是忠实地为德、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如果我们能够回忆一下这些卖国贼的历史和他们的政治经历，那末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恶毒的乌克兰解放联盟的“首脑”邓佐夫，后来充当了大卖国贼西蒙·彼得留拉的顾问，是个地道的德、奥间谍，而巴索克·密連涅夫斯基在1917年就已经暴露了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德国特务。他们的这种身分，特别由英国外交部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所发行的专集“乌克兰”这本书加以证实了。

乌克兰解放联盟是奥军和德军总参谋部组织起来的，它的目的是进行特务活动和改造乌克兰籍的战俘，以便将来利用他们来反对自己的同胞兄弟。乌克兰解放联盟选择了两个似乎是中立的城市——維也納和君士坦丁堡作为它组织和进行活动的中心。德国的马克源源不断地往那里运输。乌克兰解放联盟的组织者一见到了这些马克，便始终没有撒开过手。

1918年，邓佐夫在德、奥占领的乌克兰境内四处奔走，为他们服务。德、奥占领者的辎重车队在基辅出现后，邓佐夫便立即大肆活动。他领导着德国人的走狗——哥薩克军的统帅斯闊罗帕得斯基的新

聞處。邓佐夫为了向西方帝国主义者討好，便写文章歪曲事实，污辱俄罗斯人民、它的文化、它的历史。他搽了一桶桶的脏水，往塔拉斯·謝甫琴柯的朋友們身上，往俄罗斯的作家和艺术家的身上潑，这些人曾經帮助乌克兰的偉大詩人摆脱了地主的束縛。邓佐夫千方百計地强迫乌克兰人民崇拜叛徒瑪泽帕。

乌克兰解放联盟的宣傳鼓动家时常到乌克兰的战俘营里去，竭力煽惑他們仇視俄罗斯人民。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往日德国集中营中的战俘——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对这班老爷們的卖国行为非常明白，这些人的口袋被德国馬克和奥国克郎塞得滿滿的。乌克兰战俘們了解到，“乌克兰独立”这类带有煽动性的口号后面隐藏着什么。他們明白，他們的敌人既不是图拉的工人，也不是沃洛果罗斯基乡村的农民，而是帮助德帝国主义把乌克兰变成为德国殖民地的乌克兰的资产階級和乌克兰的地主。乌克兰的士兵們虽然受到邓佐夫及其同謀者的宣傳，但是他們不願意打仗反对他們的俄罗斯弟兄，反对苏維埃政权，便逃跑了。

紅軍把人民的一切叛徒和侵略軍驅逐出乌克兰以后，邓佐夫就投奔彼得留拉去了，和他一起盘踞在西乌克兰，并曾經向皮尔苏斯基元帅求援。波兰的白匪占領了西乌克兰土地，几千乌克兰的爱国者被他們杀死或长期监禁在監獄里。邓佐夫对这一切是无动于衷的。

邓佐夫努力巴結着新主子。他否定了他过去所写的关于貴族地主波兰的著作，而重新写了名为“我們的政治基础”一書，他为了迎合西方帝国主义者，竟証明乌克兰唯一的、理所当然的同盟者……只能是貴族地主波兰。

邓佐夫在里沃夫并不是单枪匹馬的。跟他一同冲进里沃夫的还有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他們在邓佐夫的领导下，依靠波兰反动集团的支持，在里沃夫組織了法西斯的宣傳中心。他們参加了德国情报工作，并且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和德軍參謀部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在梦想着复仇，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豢养着同盟者及間諜。邓佐夫出版了浸透人类仇恨毒素的書籍。邓佐夫为了金錢，根据希特勒的走狗，乌克兰恐怖分子的領導人科諾伐利茲的指使，在里沃夫发行了“公

报”杂志，大肆宣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贊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日本豹子在亚洲跳跃”，也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盜行为而欢欣鼓舞。

邓佐夫曾經发行过有关欧洲“新秩序”的創始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作为他那本杂志的附件。

邓佐夫把自己的司令部兼公館常年安置在里沃夫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乌克兰人民的老牌卖国賊住在里沃夫市，感到自由自在，如同魚在水中。当时这个城市里几乎沒有工业，而受着乌克兰资产阶级的重重包围，用乌克兰爱国詩人亚历山大·伽夫里留克的話來說，那里是：

“……到处都是‘事业’（注），

散布得既深又广，

反动势力的臭气熏天，

象具腐烂了的尸体。

活象凶子們在吵架：

究竟誰比誰来得更无耻更卑鄙……”

十几个外国的反苏間諜机关就在这个风景优美，乍看起来象个平靜无事的省城里筑起特务巢穴来了。

在柏林、巴黎、倫敦、羅馬和紐約的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俯首看着欧洲的地图，他們很了解，不大出名的里沃夫会通过邓佐夫分子这类人之手，供給他們必要的、包罗万象的情报，以便他們用来制造反苏阴谋。

在貴族地主波兰統治时期，里沃夫沒有一个星期不接待外国“新聞記者”、“洋行代办”，以及形形色色的“代表”。他們自称从事着不同的职业，而他們护照上的姓名很少是真实的。这些客人当中有一些人似乎是对乌克兰的油脂、鷄蛋的出口很感兴趣，另一些則研究合作化运动，第三批人又宣称，他們对加里西亚問題頗感兴趣，也就是要看看波兰对乌克兰少数人的利益究竟保护到什么程度。“貴宾們”和市长，和大主教舍普季茨基晤談，遍訪編輯部，出入于酒巴間和飯店。

里沃夫市离苏联边界很近，因而被这些外国人，执行战争販子的

（注）“事业报”是乌克兰民族民主主义組織的机关报。

指示的人們看中了，作为他們进行罪恶活动的場所。

一个无意中到达里沃夫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蹣跚一下，熟悉了几家飯店和咖啡館之后，他便会在自己的旅行日記里写下，这里有一部分居民生活得太随便了。否則，对这个城市里的一些居民从清晨到深夜只守着一杯啤酒喋喋不休地閑扯，逍遙自在地躺在咖啡館的沙发上听吉卜賽音乐，斗紙牌的那些現象又如何解釋呢？

那些依靠別人的劳动而生存的人們就这样来消磨时光。而里沃夫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乌克兰的青年工农子弟們的生活則是另一种方式。他們既进不了学校，又没有机会学手艺，甚至連鋪子里的伙計都当不上。任何私营企业主在雇用工人的时候，首先就要盘問国籍。如果想要工作的人是个乌克兰人，那末照例得到的答复是：“沒有缺額”。这就是一部分失业青年在企图摆脱困境而寻找出路时，遭到乌克兰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分子的毒手的原因。

里沃夫有好几个知識分子，他們从早到晚地高談政治問題。他們究竟花着誰的錢，来使自己穿着得闊綽，住得舒服，整天下館子，吃得肥肥胖胖的呢？在法西斯的报社和出版社里挂名而不务正业的人們究竟由誰出錢供养呢？

如果一个对政治問題了解不多的普通老百姓回答不出这样的問題，那么貴族地主波兰的保安队对于这些問題应当是完全清楚的，因为它对那些自命为反波兰压迫的战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所作所为都十分感到兴趣。

乌克兰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分子的領導人是为德国法西斯分子服务的。而希特勒分子的政治綱領第一条便宣布：“不惜任何代价达到消灭苏联之目的。”波兰的貴族們得意洋洋地摸着胡須，自認為可以因此而得到一块肥肉。总之，他們是会感到滿意的，因为西乌克兰的局势可以暂时稳定下来，他們便有可能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来进行反苏阴谋活动。加之，乌克兰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分子有义务坚决地协助波兰保安队，把西乌克兰領土上一切同情苏維埃政权的人，一切“共产主义的叛乱者”一网打尽。为此，他們还获准印行一切有关“乌克兰独立国”的东西。不是別人，正是皮尔苏斯基元帅和他的繼承